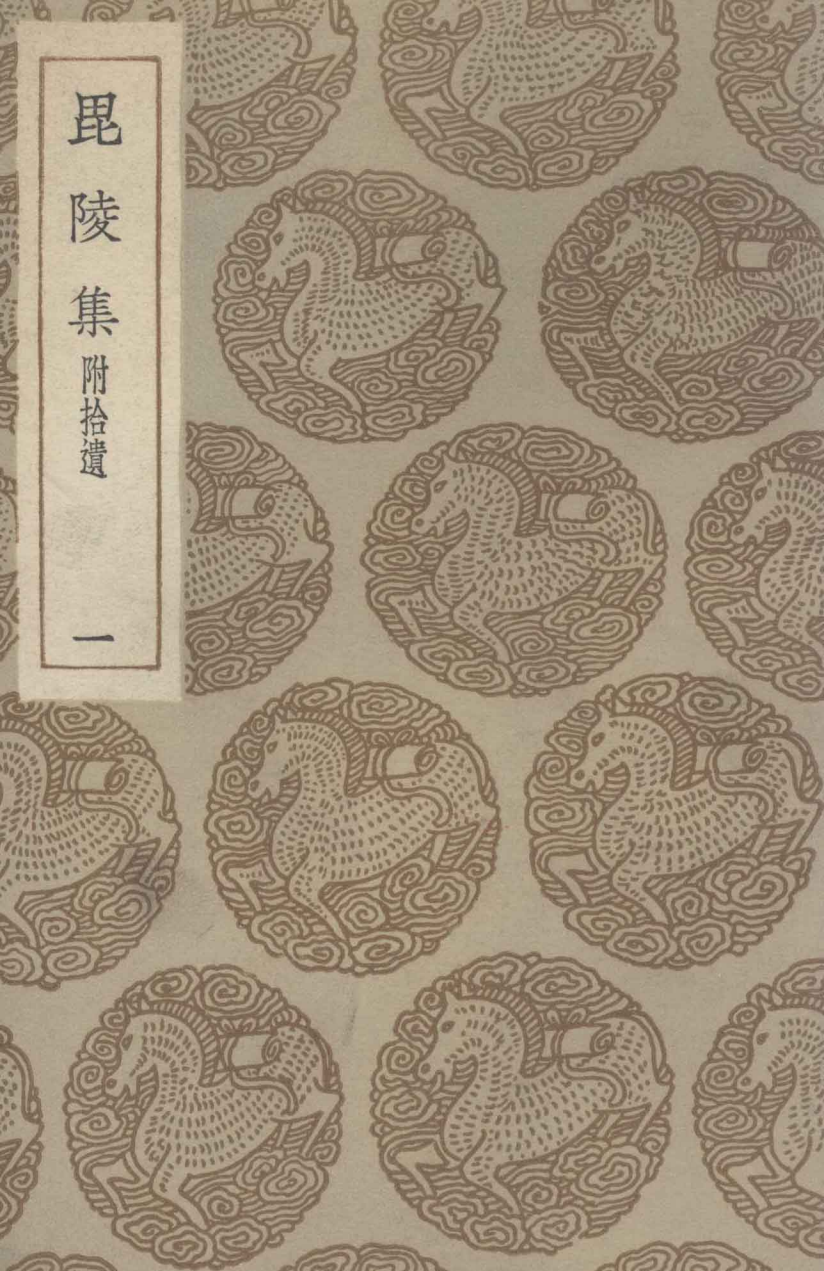


毘陵集附拾遺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毘陵集目錄

卷一

劄子十三首

卷二

劄子十七首

卷三

劄子十七首

卷四

劄子四十八首

卷五

奏狀九首

卷六

表三十八首

卷七

表五十三首 牋二十首

卷八

外制十五首

卷九

內制四十二首

卷十

啓二十四首 狀十八首

書四首

卷十一

記三首 序四首 跋二十一首

題後三首 銘一首

贊二首 頌一首

祝文一首 上梁文一首

卷十二

祭文六首 誌銘三首

卷十三

誌銘三首

卷十四

誌銘三首

墓表一首

神道碑一首

卷十五

賦一首

五言古詩十六首

七言古詩八首

五言律詩十六首

卷十六

七言律詩五十首

七言絕句三十六首

附錄諡議二首

臣等謹案。毘陵集。宋張守撰。守字全真。一字子固。常州晉陵人。崇寧元年進士。高宗卽位。召爲監察御史。紹興中。歷官參知政事。兼權樞密院事。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卒。諡文靖。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著毘陵集。見于陳振孫書錄解題者五十卷。其本久佚。故遺文世不槩見。僅前賢小集拾遺中。載其詩一首而已。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蒐輯編綴。約尙存十之三四。謹校訂排次。釐爲一十六卷。而以婁機等所作諡議文二篇。附之于後。史稱守家貧好學。過目不忘。故所爲文。具有體幹。而論列國家大事。是非利害。如指諸掌。綽有經世之才。尤非儒生泥古者所可及。本傳載其建白諸事。如論防淮渡江利害。論金人侵淮有四路。宜擇帥捍禦。論大臣宜以選將治兵爲急。不急之務。付之六曹。論幸蜀十害。論宰相非人。論敵退後措置二事。今其文具在集中。他如論守禦事宜。乞以大河州軍爲藩鎮。乞修德。諸劄子。史所不載者尙多。無不揣切時勢。動合機宜。其大旨在于經營淮北。以規復中原。而不欲爲畫江自守之計。雖其時宋弱金強。未必遽能恢復。要其所言。不可不謂一時之正論也。

至其薦汪伯彥、秦檜，頗乏知人之明，則瑕瑜不掩，亦不必曲爲之諱矣。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纂修官編修臣周興岱

毘陵集卷一

劄子

宋張守撰

經筵上殿時務劄子

臣久去軒陛。孤陋寡聞。比蒙召寘經幄。復瞻穆穆之清光。千載之遇。敢不竭愚慮以瀆天聽。竊惟今日之先務有六。而外患不預焉。蓋敵國相爭。莫先自治。試爲陛下畢其說。一曰立國。二曰察言。三曰任賢。四曰使能。五曰抑僥倖。六曰破朋黨。何謂立國。陛下巡幸江浙。行且十年。去冬金人不能渡江。入秋以來。復無他警。議者便謂長驅深入。恢復中原。以立大功。時不可失。臣以謂今日之驍將勁兵。蓄憤養銳。固可折箠而笞劉豫。頓轡而還舊京。然不過策勳第賞。爲一時美觀。而未爲國家長久之利也。何者。敵國尙強。藩籬未立。秦晉韓魏之地。強兵健馬之區。悉屬於彼。就使克復州縣。能有保其土地。而撫奄其人民乎。千里饋糧。能不乏乎。爲今之計。當一意經理淮甸。以壯屏翰。駐蹕建康。暫爲別都。儲粟練兵。自爲不可攻之計。然後待時而動。一舉而圖萬全。此立國之謀也。何謂察言。伏自陛下大開言路。謀行計從。上之宰執進呈。次之臺諫論事。下之百官轉對。遠之草茅上書。發言盈庭。未易決擇。又況知言自古所難。臣頃承乏臺屬。首嘗以伊尹之言告陛下矣。曰。有言逆心。必求諸道。有言遜志。必求諸非道。臣每謂聽言莫要于此。蓋不知

人主所向而言。鮮有不逆者。迎合人主所向而言。鮮有不順者。因逆心而求其是。因遜志而求其非。則十已得五六。然後攷覈其邪正。參訂其虛實。于是或用或舍。鮮有不當矣。此聽言之要也。何謂任賢。宣王之中興。任賢使能而已。禹之戒舜。則曰。任賢勿貳。所謂任者。非止崇以爵位。富以祿廩而已。求之欲審。付之欲專。疑則勿用可也。用則勿疑可也。求之審則當其才。付之專則盡其用。孟子所謂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賢而後用之。則求之審矣。齊桓之用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則付之專矣。不然。則畏首畏尾。救過不給。何暇展四體而修職業乎。夫求之既審。付之既專。又在久任以責其成功。堯之用鯀。而陞洪水爲害大矣。必俟九載績用弗成。而後黜。堯豈不恤昏墊之民哉。蓋守當時三考黜陟之法也。況或一時之舉措。有纖芥之失。一人之愛憎。有毀譽之私。隨卽廢置。不惟不盡其材。而法令弛張。莫知其端。恩讎報復。各快其意。徒爲紛紛。無補治道。臣願陛下苟得眞賢。則略其細故。不規近效。以責成于持久。此任賢之道也。何謂使能。能則與賢者異矣。使之則與任者異矣。賢者而役使之。則無以盡其心。能者而信任之。則必有誤于國。蓋才可以辦事者。未必賢也。左右近習。百司庶府。各因其能。使辦一職。則事無不舉。然非當信任也。又在棄其小瑕。錄其大略。舍其舊惡。許其自新。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如封倫。裴矩。以姦亡隋也。而以智佐唐。李祐。賊將也。而卒縛吳元濟。天下之才。未嘗不可用也。顧使之如何耳。若乃以春秋責備之義。以使能則能者不可得而用矣。能者不得而用。則不過取夫錄錄闕茸不才之人。夫闕茸不才之人。雖無顯過。而敗事必矣。不可不戒也。此使能之方也。何謂抑僥倖。艱難以來。風俗敗壞。貪懷苟得。熾于前日。在下者既

啓僥倖之心。在上者遂行姑息之惠。名器日輕。費出日廣。民力愈困。國勢愈弱。朝受一命。則夕圖堂除。一有除授。則繼求遷擢。除代至三四輩。待次至十餘年。稍加裁抑。則謗起于下。而怨歸于上。甚至以危言上惑宸聰。卒如所欲而後已。爲今日之計。痛加裁抑。勢或難行。如內外官吏。足以任使矣。不必更增員闕也。既有代人矣。不必更有除授也。官吏將士之俸廩。足以贍養矣。不必更有增益也。人既習安。無所歸咎。至于爲人而設官。有求而必予。于是紛紛競起。人有覬覦。而紀綱日墮。無以善後矣。要在稍嚴資格。獎用靜退之士。以息浮競之風。凡妄行申請。攀援不已者。痛懲而申儆之。則息僥倖之漸也。何謂破朋黨。朋黨之禍尙矣。孔子曰。君子羣而不黨。則君子固無黨也。然義理所尙。不謀而同。故聞善而相稱譽。見善而相薦引。未必有心。而近于爲黨。唐虞九官。濟濟相遜。武王十亂。同心同德。帝王之盛節也。小人欲排陷君子。將一舉而盡去之。求其過而不得。則一指以爲黨耳。善乎歐陽修之論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黨之說。漢之末。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唐之末。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存者。皆庸懦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所謂一言喪邦者如此。豈不痛哉。古者上以直道用人。故殛鯀而興禹。誅蔡叔而封蔡仲。下以直道自任。故祁奚舉其子。崔祐甫多除親舊。載在經史。號爲美談。況非父子親舊。而以其類逐之曰朋黨。此何謂也。本朝慶歷之間。韓琦、范仲淹、杜衍、富弼輩。嘗以爲黨而盡逐之矣。以至元祐之間。又以司馬光等。命之曰姦黨。而禁錮之矣。大抵人指以爲黨者多賢士。凡進朋黨之論。

亦必痛懲而申儆之。此破朋黨之策也。陛下于此六者每致意焉。則中興之期指日可待。其他細故不足爲陛下道也。然以陛下之英睿天縱。固深明乎此。而區區以爲獻者。特在于果斷而不疑。力行而不怠。又必以誠意先焉。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身正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誠者。天之道也。臣願陛下正心誠意。造次不忘。終始惟一。董仲舒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書稱湯德曰新。蓋欲常新而不蔽也。詩稱湯聖敬日躋。蓋聖欲有進而無已也。儻強勉而行之。則聖帝明王異世同符。人自歸心。天自悔禍。天下不足治。四夷不足平。中興之業不難致矣。顧雖書生常談。無新奇可喜之論。而臣區區平昔篤信而可行者。不過如此。惟留神裁擇。天下幸甚。取進止。

應詔論事劄子

臣某今月二日。伏奉詔書。以卻敵之初。圖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者。仰惟陛下。體虞舜之達聰。邁成湯之好問。不間遐邇。務聞至言。窺德意之所存。則中興之功。指日可俟。臣雖固陋不肖。疾病久衰。受恩至深。論報無所。敢不竭所聞以對。然言方盈庭。不當枝詞蔓說。廣援古今。以煩乙夜之觀。姑論利害之實。願留神裁擇。議者必謂敵人旣遁。當追奔逐北。恢復中原。以快宿憤。臣謂中原固可唾手而取也。倘一戰收復。而能保固其土地。阜安其民人。則善矣。得土地而未能保固。得民人而未能阜安。是自困之道也。明詔四事。臣以謂莫急于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爲陛下道也。

蓋措置失宜。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勝。則不能綏懷。去冬敵人長驅以抵淮甸。蓋以措置未能無失故也。夫防江不若防淮。防淮然後可以駐蹕建康。駐蹕建康然後可以經營中原。此緩急之序也。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軍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軍駐于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地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血脈相通。號令相聞。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奠枕而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利祿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爲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千。綦布三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于朝廷。優假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爲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旣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錢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輸也。然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戶。悉出于東南。而轉輸未嘗以爲患也。今宜以兩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輸將。而歸其餘于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于不足也。然自艱難以來。漕運之船。悉歸漕司。仍與諸路各造一二百隻。專充轉餉。如有官司或諸軍拘留。則令漕臣州縣。聞諸朝而痛懲之。諸軍錢糧。旣無乏絕之患。然後特降詔書。戒飭諸將。申嚴紀律。不得秋毫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爲諸將殿最。歲終遣官覈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期矣。如是措置旣定。候至防秋。復遣大臣爲之都督。使諸路之

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居則可以守備進則可以攻戰可以傳檄而定僞齊可以折箠而笞強敵可以保固其土地而阜安其民人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誠敢因清問之及而冒貢一二敵人之輕中國尙矣去秋之來妄意車駕遠避則大入江浙如曩歲之易也今旣挫衄悵然而歸後必不敢輕入使其復來計須悉兵舉國以取必勝是宜陛下留神于善後之策也如前所陳措置大略臣熟計之猶爲未也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召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惟修德可以服四夷也周詩之頌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惟修政可以攘夷狄也此皆書生常談初無驚人可喜之論然簡約易行悠久見效則未有此二端之爲要也蓋所謂慎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于家勤于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戒也持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愛戴而不忍去何患四夷不服乎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任賢者非止崇以爵位苟知其賢則一切信任而不復致疑使能者不必信任苟有一能則隨其才分俾盡其才信賞以勸功不以所喜而與之必罰以治罪不以所惡而奪之以至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恥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正朝廷而正四方何患夷狄之不治乎伏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臣言狂瞽不足以稱塞明詔俯伏以俟誅殛取進止

乞吏部破格差注劄子

臣伏見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蓋緣西北多係金人或盜賊殘破去處士大夫惟欲官于東南東南之

闕不足以給之。反有留滯失職之歎。而西北州縣遂致久闕正官。職事曠廢。今取會到侍郎左選。見在部人四百九十員。而河東、河北、陝西、京東西、經使闕三百餘處。無人注授。則其他三選亦可知也。臣愚欲乞將應殘破州縣。竝令吏部破格差注一次。候任滿日。與轉官資。以示勸獎。庶幾人有寸進之望。不辭險阻之勞。上無曠官。下無失職。如有可采。卽乞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

乞裁損買翎毛劄子

臣近準轉運司牒。福州備準戶工部符。提領軍器官申請。合用翎毛。依打造箭頭體例。令兩浙、江南東西、福建路。每州并大縣各買四萬二千莖。小縣二萬九千四百莖。竝隨箭頭赴行在送納。臣契勘福州先準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打造箭頭。每月大縣一萬。小縣七千。每季赴行在送納。已遵依施行。外本州每月雖打箭鏃十萬五千隻。人力工料。可以督責取辦。不敢更有申陳。惟翎毛一事。則不獲已。須至奏稟。如福州十二縣內。大縣七并本州。每月共買三十三萬六千莖。小縣五。每月買一十四萬七千莖。一月總計四十八萬三千莖。一年總計五百七十九萬六千莖。均大小一月約買四百萬莖。一歲近五千萬莖。緣翎毛惟鵝鴈可用。而兩浙、江東西等路出產。在本路惟漳、泉州稍稍有之。數亦不多。而鵝鴈之屬。福州又絕難得。民間或養一二鵝。已爲奇物。一鵝可用者纔十餘翎。本州一年買發五百七十餘萬。委是難以計置。昨紹興元年二月。朝廷拋買三十萬莖。限半年起發。爲非出產。具申都省。續蒙指揮。只買七萬五千莖。去年二月。亦拋買二十萬莖。是時臣多方措置。招邀漳、泉客販。增價收買。僅得數足。今則諸路州縣皆有拋降。

而又數目浩瀚。無緣可得。竊恐有誤朝廷指準使用。他日雖黜責官吏。恐亦無益。欲望睿慈。詔有司裁損數目。行下出產州軍。寬限計置。庶幾可以辦集。臣備員一路。目見利害。不敢緘默。取進止。

貼黃

臣本路節次承準指揮。打造甲葉箭鏃。及變賣度牒。起發海船。製造戰艦。皆已遵稟施行。凡人力可辦者。不敢擇事。獨有月買翎毛。無從可辦。實恐有誤軍期使用。伏乞睿照。

臣契勘翎毛。本不直錢。只曰官買。小人乘時射利。踊貴可駭。訪聞目今一莖已三十足錢。若科買民戶。則倍費騷擾。然亦卒無可納。必致枉加刑責。若置場依價和買。則亦枉費財用。兼會計諸四十州軍所買。一月無慮六七百萬。數目太多。恐卒使用不盡。當財用窘闕之際。高價收買。誠亦可惜。據本州作院供。鵝翎十八莖。可供弓箭十隻。今來所拋翎毛。比見大箭鏃數已倍多。兼體問得弩箭、神臂弓、神勁弓箭。皆可用鴨翎。併乞下軍器所相度施行。

乞安養宗室劄子

臣伏見自陛下巡幸東南。內外宗室。流落州縣。雖有存卹指揮。所得請給。或有或無。頗多失所。以至或寓旅邸。或在市廛。與民庶雜居。飲博鬪訟。不能自愛。誠可嗟憫。蓋緣待之未盡善也。契勘兩京舊有敦宗院。有屋宇以居止。有錢糧以贍養。有官吏以檢察。宗子各有統屬。稍獲安處。今來車駕駐蹕臨安。臣愚欲乞倣兩京舊制。於兩浙東西路。各權置敦宗院。各就大郡。踏逐寺院。或官舍。擗截以充。每院差近上有年德。

宗室一員。知宗正司。置主管財用一員。兼知宗正丞。監門官兩員。取會諸州。以見今贍宗子錢米。盡數發赴財用所。按月支給。如不願入院。或往別州居住者。竝罷支錢米等。如合聖意。卽乞下有司討論條制。議酌施行。不惟使天支不至失所。亦漸就檢束。不至爲非。仰稱陛下惇敍之意。臣忝侍帷幄。假守近藩。目覩利害。不敢緘默。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論禁軍逃亡劄子

臣訪聞行在禁軍。近日頗有逃亡。數目不少。亦或將帶器甲前去。其本營寨避免責問。不敢盡時盡數申報。深屬不便。兼聞衆軍日逐食錢。幹辦部轄人減剋。乞取仍不卽時給散。因致逃亡。方陛下選將練兵。以圖中興。拊循士卒。廩賜優厚。惟恐失所。而小人冒利。使陛下實惠有所不及。竊恐逃亡不已。爲害甚大。欲望睿慈。詔三省密院。取會五軍。近日逃亡數目。內數多者。本寨將校以及統制。竝賜責降施行。所有今後減剋。乞取五軍食錢分文以上。竝以軍法從事。許人告說。所貴軍情少安。人思自効。其申報逃亡。不實不盡。亦乞嚴立法禁。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防秋士大夫求去劄子

臣聞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臣子無二義。忠孝無兩心。利害休戚。莫不同之。比年以來。紀綱隳壞。風俗彫薄。士大夫無奉公守節之誠。有全身遠害之計。一旦緩急。委君父而不顧。此靖康之末。可爲痛哭流涕者也。陛下踐阼。訓勅丁寧。德音屢下。固宜操心礪行。一洗

餘習而懷利後君其風未殄。比者防秋在期。方事備禦。而行在職事官。或求外任。或丐宮祠。或託故謁告。各欲便私而去。則國家何所賴于士大夫耶。夫以陛下不憚勤勞。冒犯寒暑。駐蹕淮甸。思濟艱難。而策名委質。享有祿位者。顧宜戮力就死。各効所長。今乃纔涉秋冬。人自爲計。委君父而去之。原其心。忠義安在。則緩急之際。賣國之利。可以灼見而不疑也。昔漢高祖起豐沛。與諸將間關戰鬪之中。以定漢業。至論功行賞。則曰。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惟蕭何舉宗數十人從我。功不可忘也。故蕭何之功。遂冠諸將。夫從高祖者。受上賞。則今日委陛下而去者。可置而不問耶。欲望聖慈。揭榜朝堂。明示飭戒。使士大夫徇公忘私。先義後利。協心盡節。以圖中興。庶幾紀綱稍振。風俗少變。上副陛下有爲之意。取進止。

又乞疾速講求防秋事務劄子

臣仰惟陛下修政事。練軍實。慨然有意于中興之盛。然今之最大且急者。莫過于軍政。本朝之兵。自童貫、高俅等壞之。而勸沮之法廢。驕惰之風成。出戍則亡。遇敵則潰。小則荷戈攘奪以逞。大則殺掠嬰城而叛。天下可用之兵無幾矣。唐史有云。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今日之勢。蓋幾于此。改弦易調。顧可緩乎。伏覩建炎元年十一月。詔侍從以上。各具所見。攷古軍政可行于今者。條具以聞。逮今累月。未聞有所獻納。以副陛下大有爲之意者。今朝廷雖有置振華新軍指揮。議者尙慮招集選擇。未易充數。循習效尤。或蹈前轍。及所以給養之具。訓練之要。節制之方。亦當講求。臣竊過計。以謂防秋之期。止三數月。寸陰可惜。窮日力以圖之。尙恐不及。欲望睿慈。申嚴去冬之詔。或責以旬月。使

悉意開陳。或召至中書。給筆札條具。庶幾博採衆智。宜有可行。而陛下詔令。不至虛出。取進止。

又論大臣當講究防秋劄子

臣伏見陛下駐蹕建康。已四十日。敵師止于東平。防秋近在旬月。而經畫設施。未見端緒。中外憂恐。不知所出。近嘗頒降防秋之策。十有六條。人未以爲然。內外臣僚。駁論甚多。臣亦嘗條上其失。特蒙開納。未聞施行。而前日指揮。布在遠邇。擾而無補。恐必誤事。兼又江北未有措置。官吏兵民。莫不疑沮。以爲朝廷置之度外矣。臣竊惟今日保有江南。宜圖萬全。一有蹉跌。覆水不救。非若前日維揚。尙有南渡之計也。訪聞大臣在政事堂。雖窮日力。頗亦困于文書之冗。賓客之勞。不得專意于經濟之務。蓋所謂文書者。多常行細事。所謂賓客者。率干求差遣。敝精神于無補。使其少休。僅容食息而已。豈復更能有所經畫。日月逝矣。臣竊惜之。臣欲望睿慈。詔諭大臣。撥置常行文書。付之都司。或六曹長貳。一面行下。除授差遣。則更加攷覆。引用恬退之士。以息奔競。庶得凝神靜慮。思所以備禦之策。若之何而拒戰。若之何而固守。若之何而將士用命。若之何而資糧不乏。朝夕講究。以次施行。不然。則與去年秋冬。無以異也。昔漢王吉言于宣帝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其務在于簿書期會。斷獄聽訟。非太平之基也。唐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尙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此皆前世之明法。又況今日艱難多故。尤當急所先務。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取進止。